

失去的玫瑰

--爲了愛妳， 我必須離開妳！--

春節假期，聽說有新馬人士來村探訪，其中包括了我五十年代的老同學小黎和玉琳。

我記得當年郭安同學的堂妹玉琳是藝研會會員，她喜歡歌舞，天真活潑。她有著圓圓的臉蛋，理著劉胡蘭式的短髮，笑起來露出潔白的牙齒，很討人喜愛，每次獨唱，總贏得如雷的掌聲，因而有‘小雲雀’之稱。小黎當時是後台工作人員。

玉琳當年比我們低幾班，算來是個‘小鬼’，如今已當了婆婆，屬於樂齡人士了。

到了招待所，見到十來個男女客人，匆忙中一一握手，我並不知道哪位是玉琳，我以爲她會自我介紹；後來問小黎，他指著那位頭髮斑白，個子矮小的老婦人說：“諾——她！”

我不禁愕然：“……”

我怎麼也想像不出，這兩眼浮腫的婦人會是‘小雲雀’？！

我向她問好，她竟然冷漠地漫指著小黎說：“你問我的先生吧。”

小黎矮胖身材，蓄著八字鬚，向我點頭微笑，勉強說：“好，好！”他靠攏來，自我介紹說：“現在還當會計，生活過得去，孩子也都長大了，沒有太大的負擔。玉琳原來當家教，現在完全退休了，在家裡看孫子。”

我記得當年玉琳是同小張要好的。小張品學兼優，高中畢業後，在律師館當翻譯。他與玉琳是一對戀人，很多人都知道，怎麼會？……

看著我滿臉的狐疑，他個別對我說：“……當年她堂哥郭安被捕後，小張也進了監牢。玉琳情緒波動很大，我很同情她，常常去看她，安慰她，漸漸有了感情，六十年代末，我們結了婚。”

玉林從人群中挪身過來，對我說：“你這位學長，早把我忘記了吧？”

我立刻說：“不，怎麼會忘記咱們的‘小雲雀’呢？”

“忘了我不娶緊，”她突然強調說：“可不要忘了我哥哥老安阿！”

“呵”我聽說過，老安在牢內自殺了，當下心裡一沉。可是，我聽出了她對堂哥的尊敬。

有位女招待拉她去參觀花園，小黎顯得有些緊張，像是要加以阻止，問道：“甚麼，去哪裡？”

“去看胡姬花。”那女招待員說。

“呵……”小黎這才鬆了一口氣，說：“不是玫瑰花就不要緊，不要緊。”

我覺得這裡面似乎有文章，問道：“爲什麼？”

“說來話長，”小黎有點憂傷：“要是看到了紅玫瑰，恐怕她會受到刺激——”

說到這裡，他有點爲難，摸出一包香煙來，打算要抽，卻又把玩在手中，尋思著甚麼：“這與玉琳的病有關……”

我望著他，還是弄不明白。

“花是美的，卻含著淚，——有一段悲劇。”他沉重的說。

我陪著他們在村裡參觀的過程中，小黎斷斷續續地向我敘述了玉琳的往事：

“咱們是老同學，不怕對你實說，玉琳的堂哥郭安，瘦高的個頭，長長的臉，戴著近視眼鏡，總是顯得很嚴肅，所以又叫‘老安’。他在學運中是小有名氣的人，你一定認識。那時，他參加了地下小組，他的好友小張，即張文興，常來家裡找他，於是認識了玉琳。最初玉琳也只是對他點頭招呼罷了，有一次他來了，恰好她在做數學作業，小張幫她解了難題，她很感激，後來又幫她補習英語文法，他們因此有了感情。小張家在牛車水，父親是木匠。小張外表平凡，卻是品學兼優，不過有個怪脾氣，一旦發作，天王老子也不管。有一次去樟宜野餐，不懂甚麼不滿意，向主持人講一聲，獨自搭巴士回家，眾人都搖搖頭。他高中畢業後，在律師樓當文書。有一次玉琳生日，他送來一束紅玫瑰，別看他這人平時靜靜，做事不聲不響，搞起戀愛來另有一套，這是既有含意又高雅的作法，‘小雲雀’當然很高興。此後，每年玉琳生日，都會有這樣的紅玫瑰，不用問，一定是小張送來的；雖然還有別的追求者，但玉琳選擇了小張。玉琳高中畢業後，在幼稚園當教師。他們關係更密切了，周末晚上，總是形影不離的，那時玉琳心中充滿著愛情的幸福，老愛唱〈紅莓花開〉：

“ 田野小河邊
紅莓花兒開
有一位少年
真是我心愛！”

但小張不會沉迷於花前月下的擁抱、親吻，他再三提醒她：咱們是窮人的孩子，要爲祖國的真正獨立而獻身，他在律師樓的工作中總感到殖民地政權的魔爪卡著各民族人民的脖子。他說：“要是沒有祖國的土壤，再美的花也要枯萎！”於是他爭取她配合做了一些秘密工作，如傳遞信件、散發傳單等。

這時，平空一聲霹靂，發生了大逮捕，老安被抓進去後，供出了小張。小張接著進了監牢，在審問過程中，警方追究他與玉琳的組織關係，他堅決否認，頂住敵人的進攻；警方不大相信，說是有人見過他們出雙入對的，是否有私人關係？

他還是搖搖頭，覺得男子漢，天塌下來也應該由自己頂住，決不能讓玉琳受到傷害；保護她的秘密，是要竭盡所能的。寧可玉碎，也決不瓦全！

小張在牢內，想方設法，通過探獄的親屬通知玉琳：“千萬不要來看我，千萬不要！”

玉琳以為自己的堂哥出賣了他，他自然會遷怒到自己身上，心中總有許多話要親口對他說，可是沒有機會，內心的壓抑，是到了難以忍受的地步！

小張被關了六年後，軟禁在家，他還是不准玉琳登門。小張託人轉告她：“千萬別感情用事，以免受累！”

雖然沒有婚約，可是玉琳一直等著他，已非他莫嫁！

有一天，她不顧一切到來拜訪，卻吃了閉門羹。她敲門大喊，完全失態了。小張的脾氣還是那樣固執，完全無動於衷。她受了沉重的打擊，心情久久不能平靜。她寫信責問小張：“我究竟犯了甚麼錯誤，你要這樣對待我？！……老安的事，他自己負責，難道能因此毀了咱們的愛情？！”

小張的回信很簡單：“別問我這件事，忘掉咱們過去的一切吧！爲了愛妳，我必須離開妳！至於我自己，‘只要曾經擁有，不在乎天長地久。’”

她從小張家回來後，發現了被人跟蹤，於是憤懣加上了恐懼。由於受到家人的阻撓，此後，玉琳再也沒有同小張聯絡了。

（這個小張，實在難以理解！）

可憐的玉琳，從此失去了歡樂，再也沒有跳舞、唱歌的情趣了。她甚至常常蓬頭垢面，以淚洗臉。

中四罷考時，我曾和玉琳一起工作。我同情她，安慰她，希望她忘掉過去的一切，重新面對生活，起初她發瘋地推開我，趕我走，可是有一次她突然把我摟抱著，把我當著小張，又哭又笑地說：“你回來了，你回來了，哈哈！”

我看她有某種程度的精神病，可是，她說自己沒病，不肯去看醫生。

我們結婚後，她的病還時有發作，有時半夜醒來大喊大叫，我真有點害怕；後來養了孩子，這才逐漸平靜下來。可是，已變成另外一個人了：木訥、滯呆，誰還會相信她是咱們的‘小雲雀’呢？

有一次，我們出席一個同學的宴會，偶然遇見了小張，彼此寒暄幾句。回家以後，玉琳傻了半天，接著在房裡低哼蘇聯歌曲〈從前是這樣〉：

“ 從前是這樣
如今還是這樣
勇敢的鷹--
這哥薩克呀
我愛你的心
在從前是這樣
到如今還是這樣。

……”
她已經許久不曾唱歌了，我擔心她會舊病復發。她躺倒了三天，卻又好了。

也許你已經知道她堂哥老安的悲劇？他在電視台上作了自白，以後受到良心的譴責，在牢內精神錯亂，在一次深夜中，懸樑自盡了，他的遺書上說：“我……是被屈打成招的。恨只恨自己軟弱，只好以死謝罪！”

老安的陰影，還常常纏繞她的靈魂，揮之不去。但她不以爲他是謀害自己愛情的元兇。他是被迫的。有時她精神恍惚，說看見堂哥的冤魂還套著枷鎖！事實上，她還敬愛著自己的堂哥。

婚後三、四十年，我們很少爭吵。可是，有時覺得我只是生活舞上的一副道具，她完全無視我的存在，別說有多痛苦！是啊，失去了紅玫瑰，她的靈魂也跟著走了！

我很不好受，雖然她是值得體諒的。思前想後，這一生，爲著愛護她，也並不後悔。我算是分擔了她的一部分苦難。我想通了，現在常常陪她到處旅游，希望她忘卻傷痛，安度晚年。

你知道，小張至今還是單身啊，雖然年過花甲。

玉琳何止是失去了紅玫瑰？還有青春、愛情和一生的年華！

1-4-03